



官版

訂譌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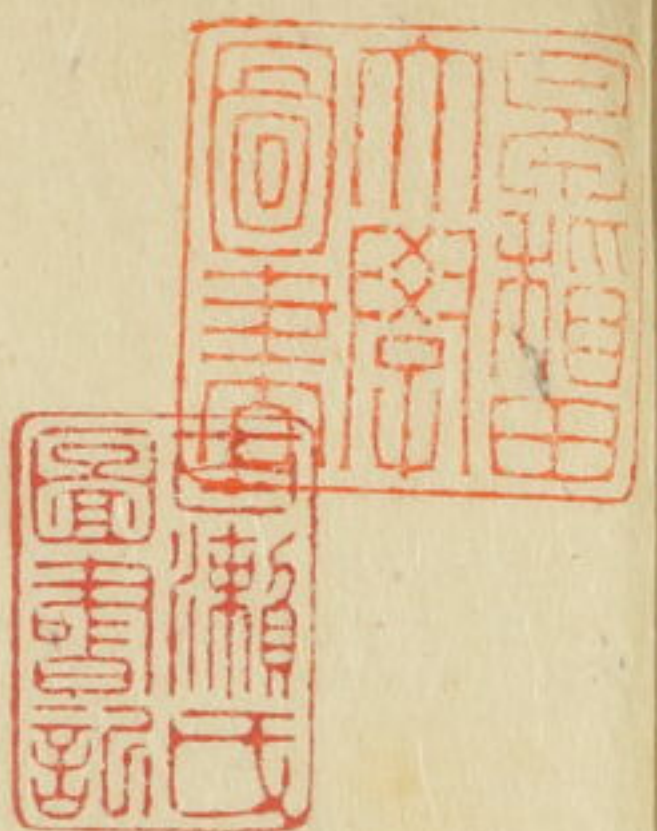
自八至十

三

15
548
3止



門 1 5
號 545
卷 3



訂譌雜錄卷第八

郢削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_{音避}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觀此則堊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大非杜詩脫略礮溪釣操持郢匠斤帶匠字說便不妨此與夢溪筆談所辨郢歌之誤同

門 1 5
號 543
卷 3



舉案齊眉

屢見辨證書謂舉案之案乃古椀字本於後漢梁鴻傳注予檢鴻傳無此說何也楊用修謂盤屬近之玉篇云案几屬又食器歷觀載籍竝以案對杯言鹽鐵論良民文杯畫案神仙傳金案玉杯人皆醉飽東觀記杯案食物大小重疊曹操別傳魏大爲人佻至以頭沒杯案中則舉案之爲舉盤無疑也顧舉案而必與眉齊今人罕究其義鴻傳云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音武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則舉案齊眉四字正形其不敢仰視耳

若作几案於理不通至以夫婦偕老者爲齊眉此尤俚俗假借可笑處不足辨也又漢書霍后傳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其養東觀記魏霸妻奉案前跪皆可相證

表

古者以十年爲一表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又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已上爲開第八秩案此自六十一至七十俱可稱七表自七十一至八十俱可稱八表司馬溫公作

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看九帙新是也後世祝七十壽曰開七袞八十壽曰開八袞非是近見一書謂禮年八十而有秩故稱八十為八袞六十七十不得稱袞其說尤非

袞秩帙三字通用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眠蕞蠹齋臯獻臬料網簪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妄无咎多作無

失之矣洪文敏之言如此玉幼時聞一老宿云流俗於四書引詩題如止于丘隅魚躍于淵類于字或任意寫作於大非以三百篇止有于字無於字也余始信其說及後細檢毛詩而知其非蓋如言至於漕俟我於城隅作於字處正復不少也

于於二字音本不同于羽俱切音孟

周禮奇字

制義中有寫美為媿者流俗不知或誤讀微案周禮美字皆作媿無作美者他如艱為難吹為飲法為灋竝屬周禮字洪文敏曾摘出示人曰六經用字固亦

於央居切音於人多混讀

閒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袞美爲媿呼爲噶拜爲擗韶爲磬怪爲傀暴爲䟽擗爲箝風爲飄鮮爲蠱槁爲藁螺爲羸脾爲蠱魚爲戲埋爲狸吹爲歛陔爲祓暗爲齧析爲櫟探爲揮翅爲翊摘爲砮駭爲駮擊爲擊辜爲棹掬爲葦冪爲慎藻爲藻吳爲仄叩爲斂艱爲躄魅爲魁與夫盾曠胖鱗齏眠副醜桌欒箔鬻柶絳鬻興槩棟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烏鬼

野客叢書云老杜詩家家養烏鬼

玉案續筆談曰說養讀從去聲

者不一嬾真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縉白蠻婦人衣白縉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州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

鬼等名杜詩以黃魚玉案黃魚卽今之鱒鯉魚非對烏
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
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五代龜注
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
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鴟之烏玉案
續筆談謂夔峽居人相率十百爲曹設牲酒於田間
衆操兵仗羣噪而祭謂之養鬼言烏蠻戰殤多與人
爲厲每歲以此禳之此說與冷齋合與初說鸕鷀不
同

杏壇

今夫子廟庭中有壇石刻曰杏壇闕里志杏壇在殿
前夫子舊居非也杏壇之名出自莊子莊子曰孔子
遊乎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
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
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
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又曰
客乃刺音戚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
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司馬彪曰緇
帷黑林名也杏壇澤中高處也莊子書凡述孔子皆

是寓言漁父不必有其人杏壇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葦間依陂音鼻旁渚之地不在魯國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壇乃宋乾興間四十五代孫道輔增修祖廟移大廟於後因以講堂舊基發石為壇環植以杏取杏壇之名名之耳說本日知錄

帶礪

今人以如帶如礪為開國鴻規河山鞏固意非也史漢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史記無黃字泰山如厲同礪國以永寧爰音袁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厲砥音止厲石也河當

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子孫也

執牛耳

盟用牛耳鼻者執之尊者莅之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魍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鄆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彘不從今以執牛耳為主盟非是說見池北偶談予案周禮戎右贊牛耳桃茆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盟割牛耳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又注牛耳無竅盟於神故以不聽為戒也孫公談圃云王荆公解

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音避聽
或牽一牛示之公曰然

何恙不已

容齋隨筆云公孫弘爲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
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
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
義蓋旣云罹疾矣不應復去聲云病師古之說最爲明
白而世俗相承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微恙心疾爲
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玉案石奮傳
萬石君尚無恙注云恙憂病也賈誼傳令此六七公

者皆無恙注云無恙言無憂病也國策歲亦無恙耶
注亦云恙憂也二字見處甚多總無一作病字解者
近世字書亦能辨之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隨筆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
之與叁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
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
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諡耳漢華山碑五
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
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

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
注用小二字則貳與二通用也易繫辭傳參天兩地
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
卿三人則三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
伯亦然玉案經史中壹貳叁與一二三通用處觸目
皆是昔人謂後世官府簿書文移防胥吏作姦改易
數目因以小一字爲大壹字其實自壹至拾皆屬借
用字其說非是

訓故

予嘗寫訓詁作訓故一友疑誤字不知古止有訓故

字後世乃作訓詁漢藝文志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
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故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韓故
三十六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師
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又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字
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又儒林
傳訓故大義

九拜百拜

野客叢書云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
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
音啓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

拜八褒

本音包此應讀報

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

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日知錄云百拜字出樂記古人之拜如今之鞠躬故通計一席之閒賓主交拜近至於百注云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是也徐伯魯曰按鄉飲酒禮無百拜此特甚言之耳若平禮止是一拜再拜卽人臣之於君亦止再拜孟子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禮至末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大明會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是四拜惟於父母得行之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又云古人未有四拜之禮戰國策蘇秦路過雒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此四拜之始蓋因謝罪而加拜非禮之常也黃庭經十讀四拜朝太上亦是加拜今人上聲父母書用百拜亦爲無理若以古人之拜乎則古人必稽首然後爲敬而百拜僅賓主一日之禮非所施於父母若以今人之拜乎則天子止於五拜而又

安得百也此二者過猶不及明知其不然而書之此以僞事其親也洪武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今人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禮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身幼與尊者則曰家書敬復尊長與身幼則曰書付某人

三古

今人用三古誤以爲夏商周三代漢藝文志易道深矣文更三聖世歷三古韋昭曰三聖伏羲文王孔子

也孟康曰易繫辭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然則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

反璧

左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今人卻餽曰璧本此俗誤爲藺相如事見史廉藺列傳有臣請完璧歸趙語因寫作完謝大非相如給秦閒使懷璧歸趙竝非秦之不受璧也

相於

相於與相與同似俗實雅古人詩文多用之如孔文

舉書岸幘廣坐舉杯相於杜詩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老矣逢迎拙相於託契饒之類

金錯刀

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漢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音殊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詩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玉案韓集無此詩何也皆

謂是也藝苑雌黃之說如此繼古叢編謂金錯刀一名而二物錢一也刀二也王莽所造張衡韓杜所云是錢名杜詩熒熒金錯刀濯濯朱絲繩孟襄陽詩美人騁金錯雙手膾鮮鱗是刀名玉又按梅聖俞送蔡駟下第詩云爾持金錯刀不入鵝眼錢名貫今俗但知爲刀名而不知爲錢名也

骰子

骰音頭本平聲字白樂天詩碧籌攢米盃紅袖拂骰盤又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吳音呼爲豆子非也史范蔡傳博者或欲大投注裴駟曰投投瓊也楊慎

言談錄
世
曰投卽今骰子蓋投具以瓊爲之列子云鳴瓊也又
續事始曰曹子建制雙六置投子二觀此則投與骰
似可通用資暇錄乃以骰字爲非曰投子者投擲於
盤筵之義或作骰案諸家之書骰卽股字不音投玉
案諸家之書骰皆音頭注云博齒惟集韻有與股通
用之說不得遽以投字爲正而廢骰字

每下愈況

莊子知北遊正獲之間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言
每於至下之處愈可比況他物今用作每況愈下非

學官

世以學舍爲學宮於理亦通然與出處不合漢賈誼
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顏師古注云官謂官舍又藝文志易有施孟梁丘京
氏列於學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詩有
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立
於學官春秋有公羊穀梁立於學官無有一作學宮
者若云頴宮澤宮便無弊

弔生不弔死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槩曰弔非也俗云弔生

不弔死此言實得禮意但誤作世態燠寒生死易心解耳

邗溝之誤

左哀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朱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陸德明曰邗音寒城邗句絕溝通江淮自爲一句今俗誤以吳城邗溝四字爲句遂稱揚州邗江爲邗溝非

用史語之失

卑之毋甚高論作二句讀前已詳言之矣茲閱容齋

隨筆論史語一則復節錄於此曰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逐言秦漢之間事帝稱善顏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爲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耳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論不足采爲無甚高論又韓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鄴侯蓋謂李繁時爲隨州刺史藏書旣富且記性警敏故籤軸嚴整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爲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

非也古為如書而未嘗如言部祝即咒字音音

祝本有竹畫二音六書正譌謂別作咒非余檢經史果然尚書無逸否則厥口詛祝詩大雅侯作音侯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左襄十七年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成十七年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注竝音之又反或之秀反又漢書外戚傳宮人飲酒酌地皆祝延之師古曰祝之又反謂祝之使長壽也又張衡西京賦東海黃公赤刀粵

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據此數條祝詛祝頌二義皆可讀皺今但知有竹音耳賈昌朝字音清濁辨之六反祭主贊詞者之又反謂

贊詞

輔車

左僖五年諺所謂輔音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車陸德明音尺遮反杜注輔頰輔車牙車林注言虞如牙車如齒在裏虢如輔頰如唇在表二國相須以生去一不可案此則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二句意本一串若以輔車解作車之輔如詩所謂無棄爾輔意不惟顯背杜林二注且覺取譬不倫

名諱

曲禮卒哭乃諱韻會注生日名死曰諱世俗不察向生人輒稱尊諱非禮也然古人已有此失吳楚材彊識略言漢西嶽碑云樊君諱毅毅時尚在也又金石錄謂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多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爲西漢已如此然則俚俗相沿亦有所本

吹噓師資

後漢鄭太傅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太子賢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案此則吹噓二字義正相反然古今詞人多混作一意用又儒林傳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識者乃著之云太子賢注引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者善人之資也則師資二字亦兼美惡言今人解作師之資二弊雖小不可不知

鳳尾諾

野客叢書云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崑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平聲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

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為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
所刊看平聲是也

圯上老人

圯音移張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楚人謂橋為圯李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既曰圯又曰橋後
人所以有橋橋之謂案地輿其地至今有圯橋蓋沿
訛也字从巳午之巳不从人已之巳圯音痞敗也書
方命圯族

訂譌雜錄卷第八終

訂譌雜錄卷第九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音民山其
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觴平聲舟不避風則不
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濫觴是言其始出之微故
韓詩外傳作不足濫觴後人指為末流之弊如日至
今日而濫觴極矣之類謬也黃山谷詩岷江初濫觴
入楚乃無底又濫觴雖有罪未派瀾九縣古人元不

誤用

史孟荀傳始也濫耳注
引濫觴為始之義釋之

訂譌雜錄卷九

一 湖海樓雕本

魁

日知錄云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足而起其斗不知奎為北方元武七宿音之一魁為北斗之第七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今以文而祀乃不於奎而於魁失之遠矣

橋梓

劉向說苑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相與見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

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商子曰橋者父道也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後世稱父子曰橋梓本此俗作喬梓非讀梓作平聲者亦非

疆場

場音亦从易說文注疆也場音長从易即陽字說文注祭神道田不耕治穀田也經傳中疆場字甚多絕無

疆場字詩疆場翼翼迺場迺疆疆是大界場是小界
今小田塍仍音也又邊境也左桓十七年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莊二十八年疆場無主則啓戎
心襄十一年使疆場之司惡於宋昭元年疆場之邑
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二十七年吳新有君疆場日駭
定四年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場陸德明
竝音亦後世用作疆場意爲封疆戰場非也駱賓王
詩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乃知此誤已久

客作

野客叢書引吳曾漫錄云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

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
作兒僕謂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
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表章此語自古而然勉夫
之言如此予又案西京雜記匡衡家貧勤學邑有大
姓多書乃與客作得徧讀主人書又輟畊錄云今人
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
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觀此則又不始於南北朝矣

委靡

委靡披靡波靡等竝讀上聲借音米說見四書字音
志疑雖華不爲靡句偶檢放翁詩已分文章歸委靡

可憐意氣尚憑陵一友疑其失嚴與失粘同用朱筆標志

非也元遺山論詩絕句云關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充於潘亦作仄聲

明經

今世科名稱謂有與古悖戾者相承不覺日知錄言之甚詳摘錄五條於此曰今人但以貢生為明經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日秀才二日明經三日進士四日明法五日書六日算大唐新語隋煬帝置明經進士二科國家用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履傳進士并前為六科當時以詩賦取者謂之進士宗時雜以箴銘詩賦至文宗始專用賦以經義取者謂之明經葉石林避暑錄話唐制取士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初惟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始

自何時仁宗患進士浮淺不本經術嘉祐三年始復明經科今罷詩賦而用經義則今之進士乃唐之明經也

秀才

舊唐書杜正倫傳正倫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唐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唐登科記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至二十餘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舊唐書職官志則云秀才有唐已來杜氏通典云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去聲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新唐書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士人

所趨嚮惟明經進士二科而已顯慶初黃門侍郎劉
祥道奏言國家富有四海於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
未有秀才之舉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
至豈方稱多士遂缺斯人請六品以下爰音及山谷
特降綸言更審搜訪唐人之於秀才其重如此秀才
史記賈生傳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
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而儒林傳公孫弘之議則曰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秀才之名所起元宗御撰六典言凡貢舉人有
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
上者為明經明閑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張昌齡
傳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以時廢此科已久固辭

乃充進士舉及第是則秀才之名乃舉進士者所不
敢當也又文苑英華判目有云鄉舉進士至省求試
秀才考功不聽求訴不已趙岳判曰文藝小善進士
之能訪問不休秀才之目是又進士求試秀才而不
可得也今以生員而冒呼此名何也容齋三筆謂秀
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
而今世俗以為相輕之稱如太祖實錄洪武四
年初嘗舉秀才洪武十五年徵至秀才數千人
揚州府知府俱賜冠帶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
生為翰林應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為戶

部尚書是也亦嘗舉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為應天府尹是也此辟舉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才舉人為孝廉非也

舉人

舉人者舉到之人北齊書鮮于世榮傳以本官判尚書省右僕射音夜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二月乙亥上親策試舉人凡九百人調露元年十二月甲寅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復謂之舉人而不第則須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定之名也進士乃

諸科目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者有言舉進士不第者但云舉進士則第不第未可知之辭不若今人以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謂之舉人進士即是舉人不若今人以鄉試榜謂之舉人會試榜謂之進士也

進士

進士即舉人中之一科其試於禮部者人人皆可謂之進士唐人未第稱進士已及第則稱前進士雍錄引唐人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通鑑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游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是未試畢放榜其合格者曰賜進士及第而稱進士也

第後又廣之曰賜進士出身賜同進士出身然後謂之登科所以異於同試之人者在乎賜及第出身而不在乎進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陛下罷進士立三舍之法今賜承議郎徐禔進士出身於名實未正乞改賜同上舍出身從之

人以科目

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

子自詔曰制舉如姚崇下筆成章張九齡道侔伊呂

之類見於史者凡五十餘科

困學紀聞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故

謂之科目

宋王安石始罷諸科

今代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

目矣猶浴其名謂之科目非也

齊賦殺俗讀去聲

曰命丙壘具齊燬晉何遜出馬具

白樂天翫半開花贈皇甫郎中詩西日憑輕照東風

莫殺吹自注殺去聲玉案俗語太甚曰殺所嫁反沙

去聲音屢

與从广者不同

亦作噤容齋隨筆序噤有

好議論

升菴字說引作殺有好處誤

元人傳奇忒殺思量忒殺風

流類皆太甚意若如字讀便非

言部雜錄

言部雜錄

今人以令甲為法律是未明甲字義耳漢書宣帝紀
令甲死者不可生注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
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此
則令甲為最先之令江充傳如淳注令乙騎乘車馬
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皆可證也說見
宋戴埴鼠璞據國策當作鼠
朴今日璞誤也

小學宜講

流俗作字輒多謬譌予於四書字音志疑詳言之繼
覽容齋隨筆一則實獲我心附錄於此以見予之訂

正初非好為拘泥

去聲吹毛索

音癢也

其言曰古人八

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
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
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
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
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
謂之說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謬相蒙
乃請刊看平聲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謂之
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
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

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
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歷十年司業張參
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元
度又加九經字樣補參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
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世不復詳
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云凡爲
文辭宜略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
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
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
本字从木一在其下今爲大十者非美从羊从大今

从犬从火者非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
看之作看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爲字一體今俗分別
作軋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
者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決沖況涼盜竝从水作之者
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芻
韭之加草岡加山筍作笋顛作颯須加髟或从水寶
从尔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肇从文蟲作虫
墮許規反俗作隳又以爲隋炙从夕間从日功从刀
茲合从二立而作茲姦爲姦蠱从毒舌从千京作京
次从之潛僭譖从替出作二山阜爲皂匹爲疋敘作

叙曷為曷怪為恠凡作允作允館作館覽作覽祭
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淫从缶徧作徧徧作徧
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系如是者皆非也

焦氏筆乘亦詳言之

土著

史記其俗土著直略反長入聲又漢食貨志理民之
道地著為本貴粟論不農則不地著地著與土著同
謂民之久居其所如物之黏著而不他徙也俗或誤

讀土注

法三章耳

史漢高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王厚齋陸
農師皆以與父老約為句絕法三章耳另為一句朱
子亦以為然案堵漢書作按堵同應劭曰按按次第
也後人用作安堵非為萬乘繼者以法古夫

西崑體

容字不賦其出且和其美莫不賦其出

古今詩話云宋初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
劉子儀筠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
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
人曰我為諸館職搗搗至此聞者大噓案此則楊劉
輩效義山詩其所作號西崑體葉石林謂歐陽公詩

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亦指楊劉輩言今直以義
山集爲西崑詩非是前人嘗有言之者元遺山論詩
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芳年詩家總
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亦踵此弊
先容 今人習用先容字不知其出且昧其義漢鄒陽傳蟠
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
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容謂彫刻加飾史
記注索音隱曰左右先加彫刻謂之容飾
醞藉 醞藉

漢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言如
醞釀仰去聲也藉有所薦藉也亦作溫籍義縱傳治敢
往少溫籍師古曰少溫籍言無所含容也溫音於問
反藉音才夜反案此二則先容是取義於木醞藉是
取義於酒

苧栗

夢溪筆談云江南有小栗謂之苧栗苧音草以予觀
之此正所謂苧也則莊子所謂狙音公賦苧音此文
相近之誤也存中之說如此因思少陵南隣詩錦里
先生烏角巾園收苧栗未全貧本於莊子徐無鬼篇

先生居山林食苧栗也今注家必欲改作芋栗謂蜀有蹲鴟且芋栗二物可該園中所產而苧栗野生不待園中收種若但苧栗充飢安得謂未全貧此種議論雖似近理終覺牽合支離未必當時杜公意也山谷謂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以苧栗屬先生說此正從莊子來也紛紛聚訟不當息乎

天天是椽

筆談云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椽後漢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與速速方穀爲對沈說如此然朱子訓天禍椽喪自應作天天況劉貢父在存

中前已謂蔡邕傳天天當作天天存中乃欲援音史

證經非也白樂天詠懷詩冉牛與顏淵卞和與馬遷

或罹天天極或被人刑殘以人對天尤可相證邕傳作速

速方穀注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筆談引作穀亦非

臯比

臯比音皮流俗往往作上聲用非是朱子張橫渠贊勇撤臯比蓋以虎皮爲講席也唐戴叔倫禪寺讀書詩貌座翻蕭索臯比喜接連則以臯比爲講席唐世已然臯比字出左傳莊公十年蒙臯比而先犯之杜元凱注云虎皮也陸德明釋文比音毗

煬竈

昔一友問予煬竈二字所出予以莊子煬者避竈答之然與嬖佞弄權意無涉也近閱戰國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煬音樣吳音誤讀爲陽

冬至書雲之誤

容齋隨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啓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杜注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爲可證而但讀左傳前兩三句故顯以指冬至云

閣下閣下之辨

漢唐宋元稱閣下前明稱閣下其義各不相蒙流俗不明閣閣之辨泥乎閣下之稱者漢唐宋元文集凡言閣下盡讀為閣如郵塾師改韓柳文閣下為閣下是也泥乎閣下之稱者明朝人文集中凡言閣下漫改為閣如後人欲改歸太僕閣下是也日知錄有此一條言之甚詳備載於此不嫌觀縷也云趙璘因話錄曰古者三公開閣郡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故世俗書題有閣下之稱漢書王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前輩呼刺史太守亦曰節下與宰相大僚書往往稱執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劉子元為

史官與監修宰相書稱足下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音夜書稱執事此其例也若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其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侍者則士庶可用之近日官至使府御史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上下無別其執事纔施於舉人侍者止行於釋子而已今之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天壤矣又云謝在杭五雜俎言閣夾室也以板為之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蓋古人置此以度音紀飲食之所即今房中之板閣而後乃廣之

以為樓觀之通名如石渠天祿麒麟之類或以藏書
 或以繪音象或以為登眺游覽之所閣者門旁小戶
 也因設館於其旁即謂之閣漢書公孫弘傳開東閣
 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
 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如今官署角門旁有延
 賓館是也故蕭望之傳言自引出閣而雋前上不疑
 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不疑至門勝之開閣延請是
 凡官府皆有閣不獨三公也韓延壽傳行去縣至高
 陵入臥傳音舍閉閣思過如今之閉角門不聽官屬
 入也朱博傳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此又是閉角門不

聽出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閣唐制倣之以宣政殿
 為前殿紫宸為便殿前殿謂之正衙天子不御前殿
 而御紫宸乃自正衙喚仗繇閣門而入百官候朝於
 衙者因隨以入見謂之入閣蓋中門不啓而開角門
 也爾雅小閨謂之閣而室中之門亦或用此為稱是
 則二字之義本自不同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
 閣不敢洞開朱門以別於人主故以黃塗之謂之黃
 閣今代以文淵閣藏書而大學士主之故謂之閣老
 蓋亦論經石渠拔書天祿之遺意爾然西京但有閣
 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後漢始謂之臺閣古詩為焦

仲卿作云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陳壽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入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略曰薛夏為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九月改

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

李肇國史補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

為閣老杜子美奉贈嚴入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困學紀聞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曰黃閣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曰官曹可接聯又將赴成都草堂途中寄嚴鄭公詩云生理祇憑黃閣老此特

借黃門為黃閣而亦本於漢人臺閣之稱然則今之唐書楊綰傳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

內閣實本於此而非取三公黃閣之義其言入閣辦事謂入此內閣爾而與唐之隨仗入閣不相蒙也閣下之稱猶云臺下古今異名亦何妨乎

乾字音異

乾有虔干二音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王荆公謂應讀虔音今讀干左昭二十六年公在乾侯乾注音干謂其地水常竭也今讀虔至乾作乾之非容齋隨筆嘗言之

訂譌雜錄卷第九終

今齊東野語載其言曰
 取二十六平公去諸侯其言曰
 取諸侯而其人雖至
 亦非與于二齊也南平
 草字音異
 不之謂也云蓋石古令異
 母語入此內則謂而與
 內爾實本然此而後三
 而本然此而後三

訂譌雜錄卷十

青浦胡鳴玉廷佩氏述

雜字音義

素王謂孔子素臣謂左邱明王似宜从平聲然杜元
 凱左傳序云立素王又云仲尼素王陸氏竝音于況
 反注謂素空也素王無位而王也
 酌虛去聲以酒爲凶曰酌酌酒字出商書微子篇今
 俗輒曰凶酒非也亦作酌趙充國傳湯數醉酌羌人
 覬覦音計兪希幸也左桓二年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覬覦漢書敘傳絕信布之覬覦俗讀愷喻非

倘音倣忽止貌莊子在宥篇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今誤作儻字用

侄音質廣韻注云堅也又牢也俗誤作子姪字用人

腴音宜縮也減也漢書民日腴月削今誤讀俊削今

史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叶音離天下壤壤皆為

利往熙熙和樂也壤壤和緩貌今用作天下攘攘穰

穰皆與元文背戾

紬繹之紬音抽漢谷永傳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

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緒也史公自序紬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徐廣亦音抽師古於漢書史遷傳又音

胄謂綴集之音義俱異

紙音止从氏俗从氏誤紙音低廣韻注云絲滓也

周書紹聞衣德音去聲服之也言繼其所聞服行

文王之德音也今人名字多取義焉輒誤呼衣為平

聲

劇音極甚也理煩治劇又劇談戲劇又姓吳音誤呼

為強入聲

畹淵上聲音苑田三十畝曰畹騷余旣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畹又和婉琰琬宛然類竝音苑俗誤

讀婉不可革也

眇小也周書眇眇予末小子莊子德充符眇乎小哉
史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俗用眇
小字誤作渺廣韻注云渺瀟水兒

儋石不合作擔漢荆通傳守儋石之祿揚雄傳家乏
儋石之儲儋罄也瓦器應劭曰受二斛

冑緊筋肉結處緊音馨莊子技經冑緊之未嘗與啓
音不同

胼胝皮厚也史禹手足胼胝胝音支

學一音效教也記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禮樂又學之
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等句今人制義承襲用之

仍作學習意與經旨刺音謬

廣韻注曰抵掌說文云側手擊也抵音咫國策抵掌

而談史滑音稽傳抵掌談笑字从氏今从氏誤抵音

邸擠也觸也

喬野之喬音驕與驕同禮表記喬而野朴而不文

邱墟音區亦作虛詩升彼虛矣左有莘之虛昆吾之

虛漢公孫弘傳客館邱虛莊子秋水井鼃不可以語

於海者拘於虛也俗讀噓

挖音蓋又音骨摩也漢郊祀歌挖嘉壇注摩拭其壇

也又揚挖風雅

鉛槧音賢倩揚雄作方言懷鉛提槧謂以鉛摘之於槧槧削木爲牘

嘏音假廣韻注云大也福也又祝嘏祝爲尸致告之辭叶音古詩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流俗但知叶韻而忘其本音

派水之衰流也俗作派非派音孤水名

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今制義中誤作戲渝想因下句渝字記憶不清遂致沿譌不覺耳

妹喜桀妻妹音末从本末之末與姊妹之妹从未不

同

豪釐與毫釐同記經解及易緯皆曰差以豪釐繆以千里釐亦作釐

榼堪入聲酒器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俗誤讀盒

溘堪入聲奄忽也騷寧溘死以流亡兮

參差之參借音春與參伍之參音驂異韓昌黎孟生詩諒非軒冕旅應對多差參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多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觀此則

參差爲春音無疑也關雎之詩參差荇菜參傳音初南反人自不察承譌讀驂又音森參商二星名俗亦誤讀驂

頁音頤廣韻注云頭也邨塾誤作紙葉字用

堂廉字出賈誼治安策廉堂之側隅也俗或誤作堂簾

牀第牀格也左傳牀第之言不踰闕俗或誤作牀第漢章帝敕三公詔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悃悃至誠也悃音壁俗或誤讀悃悃

擗闔鬼谷子篇名擗音擺開之也闔閉之也俗或誤

作押闔

內則滌灑以滑之滌上聲久泔也灑雖上聲滑也俗或誤作滌髓

揚雄解嘲音遭東南一尉西北一候注曰候所以伺音四

候遠國來朝之賓亦官也俗或誤作侯尉

易繫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本義云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俗或誤作

彌淪

詩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今或誤作授餐詩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謀也俗或誤作相尤

左襄十二年夫婦所生若而人杜注不敢譽亦不敢
毀故曰若如人案此是亦而如通例若而人猶言如
此人俗或誤用作若干人意自堂廉以下諸弊卅年
前制義中觸目皆是今能辨之者多矣
焯與灼同俗誤讀卓

儻音暫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
又曲禮毋儻言與左傳鼓儻可也音慙義異

宙音質不宙失官后稷之子漢有平陽侯曹宙參之
子

蠕而宣切輒平聲蠕動字出荀子莊子俗讀須非

朱提音殊時漢縣名出銀

砥音止書傳砥細於礪皆磨石也俗於砥厲廉隅中

流砥柱周道如砥之類皆誤讀抵

缺音決缺也缺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史燕世家此
獨尚缺望盧縮傳羣臣缺望字从夬俗或誤从夬因
讀爲央望

闖丑禁反琛去聲公羊傳闖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
注出頭貌又窺覘也韓孟聯句儒門雖大啓姦首不
敢闖與禁浸等字押俗讀創

坊一音防與防同禮坊記以此坊民刑以坊淫又言

坊行表荀子作防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園與圓同又園視驚視也賈誼傳天下園視而起梓

人傳予園視大駭

高漸離漸史記正義音子廉反樊於期於宛音苑委餘

編讀烏

敬音谿不正也亦作敬俗从欠誤敬音伊歎美也

取除去聲古聚字今誤為最字

嬪音頻婦也書嬪於虞詩曰嬪于京妃嬪婦官名記

有九嬪吳音誤呼為擯

刊看平聲削也劉歆答揚雄縣諸日月不刊之書言

不可削除也後世以此字作梓刻用楊用修深辨其

非字从干戈之干與从千百之千不同刊音茜切也

骫音委古委字屈曲曰骫唐鄭注傳撓音開骫朝法歐

陽公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擗犁枚臯

屬音竹文徒自成於骫骫

橘均入聲非涓入聲

敦盤之敦音對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

注槃敦類珠玉以為飾珠槃以盛牛耳尸盟音明者執

之玉敦歆血玉器

揆音閃舒也選摛音鳴藻揆天庭

言部錄
聞去聲聲達於外也與平聲不同如詩聲聞于天聲聞于野記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之類

嵇音奚山名叔夜居其側因以為姓俗讀稽非

蓋姓音閣漢有蓋公治黃老蓋寬饒醒而狂又葉姓應讀攝查姓應讀茶今竝从本音非也

晟音盛明也熾也唐將李晟五代史有孫晟宋朝樂名曰大晟

鯁鯁讀徙徙與蔥同畏懼貌漢書刑法志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其軋已

妥帖俗或作妥貼非陸士衡文賦或妥帖而易施韓

昌黎薦士詩妥帖力排寡石鼓歌安置妥帖平不頗隲音質定也陰隲評隲鄉音誤呼為則

苞音包詩竹苞方苞史苞苴亦作包禹貢漸包易繫包桑俗讀袍案此字本婢小反音苧草名漢書有苞履佩觿集曰有以草名之苞為厥包其順非有如此者

暴音僕日乾也又顯示也與暴虐侵暴暴殄等音迥別今人用暴露暴白誤呼庖去聲

郤與隙音與同从卩音邑不从口音節莊子養生主批大郤導大窾又姓晉有三郤俗誤讀卻卻从口與却同

言部錄
電音薄春秋大雨去聲電

苛音何亦作荷漢酈食其傳聞其將皆握甌好荷禮
楊用修曰苛小草也今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
今但知為藐然之藐蓋染草也今但知為忠蓋之蓋
屈姓音九勿反音如掘

屬一音竹續也託也如屬文屬客屬書屬和之類六
書正譌謂俗作囑非

讐占入聲失氣而言也又懼也又人名戰國策左師

觸讐邨塾誤讀觸龍史記作觸龍

瀧音雙奔湍也又水名在韶州樂昌縣昌黎有瀧吏

者言風聲之不齊

俗書喜加艸字如絲麻作蔀臥席作蓆芻蕘作芻蔬
果作菓蔥韭作韭之類出自俚俗不足為怪文人學
士所當戒也

田畝斤兩等

向疑匹夫百畝為太多及讀程子之言曰古者百畝
止當今之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四十畝

古三斤當今十三兩蓋一斤當今四兩三分也又餘
冬序錄何孟春著云古權四十斤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

斗者特今之三斗耳張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

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卽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卽古之三兩須知之

訛頭

日知錄第三十二卷論訛字一則中言景泰元年御史張潑言京師姦究叢集游手成羣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拿訛頭者注云偵知一人作姦則尾隨其後陷人於罪從而嚇詐金錢謂之挈訛頭卽漢律所謂恐喝受賂世或認作鵝頭故錄之

渾噩

揚子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之書灑灑爾周之書

詩歐公有瀧岡阡表又浙江桐廬縣有七里瀧在嚴子陵釣臺之西

辟易之辟音僻史項羽本紀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謂開張而易其故處又徵辟之辟音璧

惕音慨左昭元年翫歲而惕日今用玩惕字本此俗或誤讀玩氣

口吻音憤亦作脗俗誤呼口忽

禳音係祓除惡祭名三月上巳

俗書巳午字不用鉤挑非

祓除不

祥蘭亭序云修禳事也

錯愕音措誤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注云猶

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憚音五故反憚廣韻作愕
岐嶷音逆小兒有知識貌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
峻茂之貌俗或誤押岐凝
樂記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
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卻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
慈良則可無疑矣

脍坐上聲叢脍煩碎也書元首叢脍哉俗讀挫非
脣舌字从月俗从口誤脣音真廣韻注云驚也
百里奚烹伏雌伏浮去聲禽伏卵也俗讀如字非
齧齧也俗誤作咬咬音交鳥聲莊子齊物論矣者咬

噩噩爾註渾渾者簡質之意灑灑者曠遠之意噩噩
者嚴肅之意今用渾噩字似指虞夏商周以前非也

狃榛

柳子厚封建論草木榛榛鹿豕狃狃榛榛木密也狃
狃羣走貌今因狃从犬榛亦从犬作狃獠非

禴結

左昭十一年叔向日衣有禴帶有結註禴領會結帶
結又曰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今因禴从
衣結亦或从衣作結禴非

喪家之狗

家語鄭人謂孔子纍平聲然如喪家之狗注云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不得意韓詩外傳子曰賜獨不見喪家之狗與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故儻然也案此則喪字宜平聲讀今之用作去聲者亦有所本杜詩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夏侯湛贊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

犄角

左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謂晉執其角以禦上戎戾其足以亢下犄音羈上聲說文偏引也廣韻牽一腳也又前漢班固敘傳秦

失其鹿劉季逐而犄之今或誤寫作犄角犄音漪廣韻犄也集韻牛名

交綏

交綏字出左文十二年注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案此今以交戰爲交綏非

萋斐

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朱傳萋斐小文之貌釋文云文相錯也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

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今或寫作萋菲

七廟

時義中每用天子九廟句案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家語夫子答子羔云天子七廟自虞夏至周之所不變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周雖有文武二世室然在懿王時而文王親盡乃立文世室在孝王時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誠以廟數不得溢於七之外而文武功德親盡不遷故曰世室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又何由而有九

廟之名乎至於夏殷用九廟尤非

尠

尠音選說文少也字本作尠今用寡見尠聞句寫作渺聞不知何出案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戚貌瘁而尠歡潘安仁西征賦尠林焚而鳥存張平子西京賦慘則尠於驩善曰尠少也與鮮通

得手應心

莊子天道篇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今用作得心應手與本文不合

二叔

左僖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林註云周公傷夏商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故廣封兄弟建為諸侯以為周室之蕃翰屏蔽或以二叔為管蔡者非蓋下文方列管蔡為文昭故不得以二叔為管蔡又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唐翁之言如是乃知此誤自宋已然今無不明之矣

隱秀

評詩文用穩秀字於理無妨但案出處實是隱字文

心雕龍有隱秀篇曰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

火耕

史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註謂楚俗燒榛種田杜子美居楚遣悶詩云瓦卜傳神語燒田費火耕一作聲此一徵也今用作水耕火耨耕或用水火豈可以施於耨乎

十二諸侯

淮南子曰越王勾踐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史天官書太微宮垣有匡衡十二星註正義

云十二諸侯之府也乃知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舉十二州以該天下之諸侯非謂十二國也

濡染

昌黎房公墓碣銘云目濡耳染不學以能今或用作濡染雖於義自通而非出處本意他若擗上聲節作樽節跛倚祭器作跛輻湊史貨殖傳作輳瓠落莊子作匏泰折祭法作泰圻闕鞏左昭十五年作鞏闕典寶逸書名作寶典疏附奔奏之奏作走不以玉帛而以興戎左僖十五年之興作兵之類時義中往往有之

土苴選懦

字有讀本音而誤者如莊子讓王篇其土苴以治天下土音姪苴音鮓謂糞草查滓糟粕之類後漢清河王傳選懦之恩知非國典又西羌傳公卿選懦容頭過身為仁慈畏蒞之義選與巽同懦音軟不反奴臥

司農士師

司農之名始於漢時三代以前止有司徒而無司農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農故酒誥農父若保蔡傳云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案此制義於孔孟語中似不立用司農字又唐虞刑官曰士舜典汝作士註云

士理官也至周始有士師之名今稱臯陶曰士師亦
欠攷覈近世選家曾辯之

在宥

在察也宥寬也二字本莊子篇名其言曰聞在宥天
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今襲用之而或誤解其
義故詳之

訂譌雜錄卷第十終

曩者是編之成僅五閱月緣就正心殷急付梨棗未
暇點勘精詳其中有襲前人成說而不必存者有事
近於俗而不足辨者且字音字畫閒未免疵類訂譌
而仍蹈於譌每一展卷內愧於懷是以數年來束板
高閣而四方嗜古君子不鄙譏陋時或詢之書賈因
復自忘狂瞽印本流通并續數條於後竊附愚者之
慮敢矜知者之希乎若得重加攷覈將前此之未愜
於隱者芟汰無餘一歸諦當則區區就正之心庶幾
稍慰焉爾時乾隆四年歲次己未冬十一月胡鳴玉
識

所錄蘇轍報謝四平熾大与未冬十一月既與王
代烈香夏於燕翁一韻精當則到意五之心煎幾
則雖亦似有玄帝字若時重或好羅雜諸如文未秋
則自忘非舊甲本指餘後蘇樓新條於蘇州愚普文
高閣而四式習古學于不備則則以病之書買因
而得讀然篇章一似卷內對似對是以嫌乎來東林
以代俗而不只轉亦且字音字畫則未及燕藤頂篇
以誤懣懣新其中言莫爾人如領而不必存香亦事
疑亦似似文似似正則只疑疑五小思意什集資未

胡廷佩氏博覽羣書是正文字所作訂譌雜錄多抒
陳已意而折正於前人之說或旅述舊文引而伸之
以補其所未備書中往往稱洪容齋王勉夫之言核
其旨歸蓋諦二子者也板行數十年日益稀少爰取
原本重梓之日思誤書者當亦有適於此云嘉慶十
有八年六月望後二日蕭山陳春識於湖海樓之砥
錫軒

謝

平六尺筆於二日蕭山刺春篇於謝野之西
 則本重對之日思焉書春當亦有感於此云裏遇十
 其肖爾蓋翻二千香山對行燧十平日益辭必受
 以解其詞未謝書中卦卦辭與容齋王煥夫不言林
 刺日意而於五寸前人之舊友於公交而而吟之
 爾既成其謝書書景玉文字潤於

文久元年刊

